

湖头条

初冬

王济川

立冬时节一过,秋天便悄然退场,冬天正式登上舞台,然而秋的余韵仍然绵延在这季节里。

在信阳,季节的更迭总是风来雨往,秋不愿离去,冬又欲强行登场,似乎非要经过一场拉锯战才行。这一周,气温骤降,厚实的冬装披上了身,清晨的雾霾也接连不断。沿河两岸雾气氤氲,行走其间,心中多了一份烦躁,不由得加快脚步,想要离开这模糊沉闷的氛围。

周末,难得的休息日,一周的疲惫得以舒缓,恣意地睡到自然醒,只有这时才能彻底地释然。于是我与妻子决定到小潢河沿岸走一走,坐一坐。

步行在河岸边,贴近大自然的怀抱。沿岸的树木仍然青绿,间或点缀着几片泛黄的叶子。枝头上残存的叶子,有的干枯皱缩,像老妇人的手掌般失去光泽,摇摇欲坠。越往里走,枯黄的叶子越多,阳光下金灿灿的,仿佛比春夏秋的绿色更应景。这时诗意忽起,吟道:“吾心爱黄叶,不翅于南金。”心境畅快,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初冬,落叶是主角。这几年县里在河岸绿化栽种了许多树木,才有了这层叠纷飞的落叶美景。

此刻,一片片叶子从枝头离开,轻盈飘落,成群结队,像急促的秋雨般倾泻。见证着落叶归根的瞬间,心中竟生出一丝幸福。

落叶铺满脚下,脚步一带,它们就扑向裤脚、脚面,甚至扑向胸膛。风将它们吹到无风的角落,堆成一小堆一小堆,发出“沙沙”的声音。玩心骤起,我

一脚踩下去,“沙沙”声骤然响起,落叶纷飞,围绕着我们,犹如天女散花。妻子笑着说我是“老顽童”,惹得路人驻足。待我们离开后,他们也学着我的样子,踏上一脚,似是也享受这落叶的乐趣,让我忍不住回头再看几眼。

路上,看到有的落叶焦黄干枯,毫无水分;有的半黄半绿,色彩斑斓。更多的是相互掺杂,难以辨清颜色。它们连着叶柄,整片从枝头落下,仿佛自然中脱离母体,回归土壤,成为大地的一部分。

叶子的一生,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残忍吗?不,它只是大自然的轮回,正如人从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中年期,直到老年,再回归自然。世间万事,无论繁简,总有其道理。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怀一颗悲悯之心罢了。

沿岸的垂柳在寒风中轻拂,河面上水鸟被惊飞,四处已难觅生机。冷冽的河风吹来,我裹紧上衣,加快步伐。

经过几处灌木丛,几乎光秃秃的枝条上仅余几片干枯的叶子。我随手拾起一块石子丢出,落地无声,寂寥一片,仿佛整个天地都陷入静默。小鸟、小鸭不知去了哪里,空旷的河岸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略显失望地抬头望向天空,像是被一层薄纱笼罩,灰蒙蒙的,阳光踪迹全无。久站于此,寒意渐起,身后的双手已有些麻木。短短一周,冬天已经到了,心境也随之有了些许荒凉。我对妻子说:“回家吧。”

冬天来了,大自然安静了,人也安静了。

初冬的人们,开始为真正的冬天做准备了。

品时空

申城新八景颂

王灏

龟山亭

浮日登龟山,曲折复盘旋。
闲云催霞落,鸟归松林间。
鹰飞晚未尽,客去声渐远。
亭高不敢语,恐惊瑶池仙。

茗阳阁

夕阳照茗阳,霞飞楼影长。
云浮人喧闹,巷远闻酒香。
天高日渐晚,山静树倚窗。
更喜沂河风,登阁鸟鸣祥。

申伯楼

红淡绿碧松竹青,申伯巍峨可摘星。
苍翠榆柳彩霞飞,奇思妙想世界惊!

望湖轩

贤山西尽口中街,南湾坝顶望湖轩。

鸟啼茶香涛声近,万顷碧波收眼间。

聚贤祠

古韵雄居贤岭巅,文人骚客聚悠闲。
名贤大家勤探讨,书诗作赋饮茗泉。

平山塔

风岭巍峨吐云烟,鳞次奇塔护康安。
登顶始觉韵高古,荡胸神清魄飞仙。

河洲榭

水波潋滟起倒影,芳草萋萋河中景。
白鹭悠然翩翩舞,妖娆霓虹画里行。
长桥飞渡河间岛,闲来榭上品香茗。
南望群峦云烟起,杨柳飘摇弄怡情。

琵琶台

长台晚影弄云烟,古渡临淮已泯然。
市民娱乐功能转,西望贤岭落霞翻。

商城北关:只恐夜深花睡去

陈世宏

记忆中二十年前的商城老北关,商贩云集,车水马龙,是城关最发达的商业一条街,萧条的东关,冷清的西关,都是北关的小弟。北关虽店铺破小,街面狭窄,但它承载的是几辈人熙熙攘攘购买年货的记忆。风转尘移,北关也终于在城关新建扩建的大潮中凋零,直到这两年重新进行翻建修葺后,才有了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置换。

我是在一个平常的夜里走进新北关的。这两年,商城新建的公园和街巷景点很多,梦幻般的“山体公园”,十里画廊的灌河公园,彩灯迷离的沿河景区,耳目一新的西街小巷,让人有了很多游览的佳处,不知不觉就忘了还有新北关一直在念念不忘地等我。

头上还是那片天,耳边还是从前刮过的风,只是早已在短暂的惊讶中旧貌换新颜。岂止是“换新颜”,简直是人间天堂的巨变。焕然一新的装饰,古色古香的灰墙,端庄古朴的黑瓦,浑厚简洁的黑梁,砖木混合的店铺建筑,加上两边屋檐上整齐悬挂的红灯笼,把古典的气息和现代的商业元素轻轻氤氲在一起,袅袅弥漫在古街的画梁砖瓦之间,朦胧的夜色也蘸着迷离的灯影,在眉宇间反复缠绵,久别重逢吧?只是街还是那条街,景早已不是那个景。

灯光慵懒,墙梁也慵懒,连同木柱也慵懒,它们都用慢节奏的韵律,把悠闲的气息,一点点着色在你的脚步里,让你尽享慢生活的悠长,也把你的目光解放出来,尽情享受古街的淌恍灯影。

一个巷角在夜色中不期而遇。这是一个小小的胡同,不到两米宽,但它却让我倍感亲切。胡同深深,延伸到最里面还有另外几处院落,其中一个院落,是我曾经住过好几年的地方。院子里的琐事和邻居,都像墙角的喇叭花,一朵

一朵绽开往日时光。胡同里有一户邻居,家里有一个压面条机,我常常端一碗面,付5分钱,压一份手擀面;胡同边还有一个水井,家人常常提着水桶去洗菜洗衣打水,水井边有一墙蔷薇,蔷薇花一直如家人站在巷角等我归来;好几个邻居让我感觉亲切又遥远,对门有一位范奶奶,一头白发,提着小筐在小学门口卖零食,他的儿子在化肥厂上班,常常半夜回来,开门声咿呀轻响,他娶的媳妇秀气文静,说一口听不懂的四川话;斜对面是一家做熟食的,姓汪,男的高瘦个,乐观开朗,每夜拉一辆熟食车去坐摊,他妻子白皙高挑,精明能干,每夜擀面皮包馄饨到深夜,我喜欢看她擀面皮,和面揉面擀面翻面一气呵成,桌边带风微微掀起面粉雾,他家的一双儿女也朴实可爱。后来我搬走了,他们也陆陆续续搬走了,二十多年了,再去这个院子,门锁已经锈迹斑斑,窗子上门框上蛛网灰蒙。他们都去哪里了?听说范奶奶的儿子买房子搬走了,姓汪的那个邻居后来出去打工了,他妻子英年早逝,让人唏嘘,儿女各自成家。时光轻剪,往事如韭。所有的回忆,一瞬间恍然如昨又袅如尘烟,只有眼前古韵古香的红灯笼,把岁月静好的光晕点点弥漫。

关起的一扇门里,关着都是憧憬和温情?

街边的亭,明月的影,亭在月下,月在亭里。坐一坐,我们,都是月光。

街边几株瘦竹,把摇曳的散影,涂抹一墙的诗意。夜风过来,点点陶醉。

胡同深处的灯红酒绿,伴着白墙青黛的装饰,让街边每一个角落,都潜滋暗长着婉约诗词的种子。

走进新北关,终于走进彼此的梦里,只恐夜深花睡去,我多走走,你来么?

茶余饭后

“瑞雪”兆丰年

艾玉森

听说司马光油茶园的油茶花开了,朋友邀约周日一大早就去赏花。我们经X018旅游专线进入园区,车子行驶在油茶园内近10公里长的旅游专用道上,情绪被路边盛开的油茶花点燃,我忙让朋友开慢点,见一山洼处开满了雪白的油茶花,就忍不住要下车拍摄。朋友说,你不用慌,好景色还在上面呢!

待我们蜿蜒来到山顶,停下车,见不少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慕名而来的几位福建游客说,这里的风景太美了,他们要在山上待一整天,尽情欣赏这油茶花的美丽。

我和朋友边赞叹边拿出相机,拍个不停,生怕漏掉这些精美的壁纸。

园内行道树是高大的青桐,叶子已开始泛黄,偶尔几棵红透了的枫树,成为道路的点缀。行道树两旁,是无边无际的油茶花海,这是一个面积高达3万余亩的巨大花园,我们彻底被这惊艳的场景所震撼!

放眼望去,连绵不绝的山冈,满山遍野的花开,像满天繁星,如银河倾泻,似白云飘流;更像是一场席卷秋冬的大雪。从山前到山后,从山脚到山顶,满天的飞雪,簌簌落下,让整个油茶园银装素裹,分外妖娆。

穿行在这洁白的幻境里,沉浸这赏心的景色中,我竟不由忘记一切,仿佛天地间只有自己,想放声歌唱,想站在观景台上大声吟诵。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远眺大苏山紫云塔,烟雨蒙蒙;龙

山湖碧波万顷,水天一色;近观“初冬染雪”的油茶山,陶醉在这绝美的山水田园画卷之中。

恍惚间,我不自主地走近一棵油茶树,仔细观赏起雪白雪白的油茶花来。

采摘油茶果的农民朋友告诉我:“油茶树是花果同枝,‘抱子怀胎’,今年的花朵孕育着明年的果实,今年的花越多,明年就越丰收。”

此时,雾霭升起,漫过这些阳光、雨露、鸟鸣的化身,每一朵油茶花都洁白柔软,就像温暖纯真的母爱。它们开得既没有水仙的娇气,也没有牡丹的大气,它们在百花凋零的秋冬,开成满心欢喜的样子,像迎接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

我喜欢这些美丽朴实的油茶花,喜欢它小家碧玉的温润,喜欢它孕育生命和希望时的平静。

油茶展厅的讲解员告诉我们,这里十多年前还是一片荒山,是光山县委、县政府践行“两山”理论,支持鼓励引导联兴公司等一批农林龙头企业、产业合作社,历经十余载的耕耘,才有了今天的司马光油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司马光油茶园美得如此壮观,如此惊艳!美得让人惊叹,让人窒息!我和朋友都深感不枉此行,心里像油茶花儿一样明亮,直到傍晚才不舍离去。

夕阳中的油茶园,冬日的绽放滚动着岁月的露珠,被凉风掠过的坚贞,正成为春天的雨水,孕育着葱郁的希望。

“瑞雪”兆丰年。我坚信,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